

魏列萨耶夫著 蓝英年译

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



辽宁教育出版社

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

魏列萨耶夫 著 蓝英年 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俄)魏列萨耶夫著;蓝英年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81-6

I. 果… II. ①魏… ②蓝… III. 果戈理, N. V. - 文学创作 - 文学研究 IV. I51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898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俞晓群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王 玲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125

字 数 73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3.8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谨，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弃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鲁迅先生的遗愿

蓝英年

鲁迅先生曾说过，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不仅要从小作家已经完成的作品中学习“应该这么写”，还要从他们未完成的作品中学习“不应该那么写”。因为“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

“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鲁迅先生接着说道。“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小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中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偏偏缺少这样的材料。”^①

鲁迅先生还在一封信里建议将这本书译成中文：“《果戈理怎样工作》我看过日译本，倘能译到中国来，对于文学研究者及作者，是大有益处的……”^②

鲁迅先生两次强调对文学研究者及作者大有益处的教材——《果戈理研究》或《果戈理怎样工作》，即《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这本书。作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246页。

② 《鲁迅书信集》下卷，841页。

者惠列赛耶夫即俄国著名作家魏列萨耶夫。

魏列萨耶夫(1867—1945)不仅是著名的作家,也是卓越的文学研究者。他所编纂的《普希金资料汇编》(1926—1927)和《果戈理资料汇编》(1933)都是内容极其丰富的作家传记材料。《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是他在编纂《果戈理资料汇编》的过程中,应布拉果依院士之请,为合作出版社所写的一本探讨果戈理写作方法的书。

魏列萨耶夫在这本书里探讨了果戈理写作的整个过程:如何搜集材料,如何构思,如何写作,写好后如何修改,出版后如何听取旁人意见,等等。他所引用的材料全部出自果戈理的书信、札记以及果戈理同时代人的书信、回忆录,读起来亲切可信。

作者在研究果戈理的写作方法时,不仅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同时又把他当作一个世界观相当矛盾的人。他一方面充分肯定果戈理揭露沙皇俄国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创造力衰退,乃至发表赞扬专制农奴制的观点,是他世界观中的反动因素所决定的。魏列萨耶夫既不为伟人讳忌,也不盲从权威。认为别林斯基在《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中说果戈理发表《与友人书信选》是为了阿谀权贵以便谋求官职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坦率的态度在以后出版的论述果戈理创作的专著中是罕见的。当然也有偏激之处。比如他认为果戈理身上集中了他笔下人物的恶劣品质,不然果戈理便创作不出这些形象。写坏蛋的人一定是坏蛋的逻辑当然是荒谬可笑的。原著中也有不少草率之处,引文中经常出现错字,删去的地方不加删节号等。这些地方现在已根据果戈理的原著改正过来。

我们青少年时期读过的书当中,常常有一两本书给我们留下较深的印象。孟十还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就是给我印象较深的一本书。初次读到它的时候是在一九四九年秋天。记得当时立即被书中丰富多彩的材料吸引住了,但有不少地方读不懂。比如,第一页就有这样

一句话：“……在苍白的，甲状腺肿的萎缩的幻想上面，果戈理走过了他底一生……”“甲状腺肿的萎缩的幻想”是什么样的幻想？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死魂灵》里的人物明明是一群面目可憎的地主，本书作者怎么竟把他们称为英雄呢？而且各个都是英雄。后来学了俄语，才明白英雄和人物在俄语里是同一个词，译者误把人物译成英雄了。由此对其他不理解的地方也怀疑起来，也许译者没表达清楚吧。这时便产生了阅读原著的愿望。但原著一直找不到。一九三二年苏联出版过一次，以后没再版，并且只印了五千册，到哪儿去找呢。五十年代以后这种心思也就没有了。

一九七七年五月到福州参加鲁迅译文序跋注释讨论会，同戈宝权先生同住一层楼上。闲谈时提到这本书，他说一九三五年到苏联采访时买到过，回去替我找找看。回北京后我去看他时，书已经摆在桌上了。我看到这本淡蓝色封皮的旧书心里很激动。寻觅了二十多年的书终于找到了。

读完原著后才发现旧译文中确实有不少错误。几段难译的段落和一首民歌也被删掉。于是我决定重译这本书。翻译初稿时《死魂灵》和《密尔格拉得》的新译本还未出版，引用这两部作品的地方仍采用了旧译文。译文订正的时候我都改用满涛和许庆道同志的新译文，只在个别地方略做改动。今年七月在烟台开会的时候我已向《死魂灵》译者之一许庆道同志致谢，遗憾的是满涛同志已经去世，不能向他表示谢意了。

与原著等值的译文只是译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能够做到中文简洁流畅，又能多少传达出原著的风格已经很不容易了。多少译者曾为自己的文字不简练，传达不出原著的风格而苦恼啊！苦恼也许也是一种推动力，起码推动我对本书八〇年译本做了一次逐字逐句的修改。结果如何呢？也许仍然是苦恼吧。

一九八五年八月

奥斯卡·王尔德^①曾经说过：“大作家的生活往往非常乏味；他们把精力都用在写书上了，一点也没有留给生活。小作家的生活却有趣得多。”在乏味的作家传记当中，果戈理的传记又加倍地乏味和沉闷。你把它仔细读一遍，一点值得回味的东西都没有。留在脑子里的只是果戈理怎么煮通心粉，以及当他的崇拜者们恳求他朗读自己所写的东西时，他在应允之前怎样扭扭捏捏和阴阳怪气。他像一个苍白孱弱的幽灵似的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没有做过任何社会探索，即便在青少年时期也不曾有过一点越轨的行为，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激情，甚至对女人的最寻常的爱情也不曾有过；有的只是对生活的厌弃和隔膜，以及离它越远越好的孤傲性情……

用果戈理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完全“平淡无奇”。

还不仅仅是生活的沉闷和暗淡。我们翻阅果戈理的传记的时候，不禁惊奇地发现，我们最伟大的讽刺作家在私生活中的表现，竟同他抛掷到世界上永远供人嘲笑的乞乞科夫、赫列斯塔科夫、诺兹德廖夫、玛尼洛夫一模一样。果戈理处理自己事务的时候正像乞乞科夫那样不择手段，吹牛像赫列斯塔科夫那样忘乎所以，漫天撒谎同诺兹德廖夫如出一辙，构筑空中楼阁时候的那

^①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6—1900),爱尔兰作家。唯美派诗人、作家、童话家,代表作有《快乐的王子》等。

份天真劲儿，活脱儿就是玛尼洛夫。

果戈理二十岁的时候，便到彼得堡去了。他生活贫困，四处谋求职业。他用笔名出版了一部长诗《汉斯·柯里尔加尔腾》，并在序言中假借发行人的口吻写道：“我们尽力把后起之秀的创作公诸于世，并引以自豪。”这篇序言和长诗被人在杂志上狠狠嘲笑了一番。果戈理跑到一个个书商那儿，收回了自己的书，并把它们统统烧掉。这时，母亲从波尔塔瓦庄园给果戈理汇来一千四百五十卢布，这笔钱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拼凑起来的，准备支付赈济局抵押田产利息。果戈理拿着这笔钱到国外去了。他在德国呆了一个月左右，又返回彼得堡。他在致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在彼得堡本来可以谋到一个我早想谋到的职位，但愚蠢的世俗偏见阻止我前去就职。我保证不再向您要钱，也不忍心再勒索您了。

然而过了不久，他又向母亲要钱。他谋到了职务，但薪俸入不敷出。

“好妈妈，现在我只求您了：您能否每月给我寄一百卢布？但请您告诉我实话，如果这会使您为难，会使您不得不放弃必不可少的需要（他仿佛不知道必定会如此！）——噢，那我就牺牲职务的全部利益，抛弃我也许能够谋求到幸福的彼得堡，简单说吧，为了不再让您难过和操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全部做到。”

他得到彼得堡的阔亲戚特罗辛斯基^①的接济后，在致母亲的信中提到他的时候写道：

至高无上的上帝把我们的恩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

^① 德·普·特罗辛斯基(1754—1829)，归隐大臣，果戈理母亲的表兄。果戈理初到彼得堡时曾得到过他的接济。

大人当作救世主派到我的身边，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有父亲为亲生儿子才能做到；他的恩典和无价的箴言将永远铭记在我心头。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可是他在致母亲的下一封信中却又这样写道：

不久前我给您写的那封信，遵照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的要求，没封口便交给他了；因此，如果我在信中有阿谀他的地方，您看了不要惊奇。话又说回来了，他确实替我做了不少好事。

他请求母亲，不论碰到什么古董，比如普肖尔河里发掘出来的古箭之类的东西，都寄给他。“请您费心把他们寄给我。我想用这些东西讨好一位大臣，一位祖国古董的爱好者，而他关系到我未来的命运。”

通过上述事实，我们觉得，就连著名的御用记者、告密者布尔加林^①在果戈理逝世两年后所发表的一则深深激怒了果戈理的朋友们的消息也并非不可信了。消息说，年轻的果戈理如何为了对他表示敬意，特意带了一首颂诗去见他，而布尔加林又如何委派给他一个职务……在第三厅里。

一八三二年，果戈理已经是《狄康卡近乡夜话》的作者了，动身到莫斯科去的时候，竟涂改了自己的驿马使用证，把十四等文官（最低的官阶）改成八等文官（就是果戈理短篇小说《鼻子》中卡瓦辽夫引以自豪的官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以这样的官阶出现在《莫斯科新闻》的冠盖往来栏中。你看，哪点不像赫列斯塔科夫？

他出版《小品集》的时候干了一件只有乞乞科夫才干得出来

^① 法·韦·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记者、作家、反动报纸《北方蜜蜂》的发行人兼编辑。受第三厅的指使，对进步作家极尽告密之能事，对普希金和果戈理干了不少卑鄙的勾当。

的事。他给波戈金^①写了一封信：

请你在《莫斯科公报》上介绍《小品集》的时候加上这几句话：现在到处都在谈论《小品集》，此书引起轰动，畅销之极（注意：到此为止还未赚到一文钱）。

一八三三年他非让普希金相信，仿佛三年前就有人聘请他，果戈理，一个默默无闻的二十一岁的青年，封地局的副股长，到莫斯科大学担任教授。这就像诺兹德廖夫硬说用两只手抓住兔子的后腿一样。

一八三六年，果戈理动身到国外去。他感到手头拮据。于是他通过有影响的朋友，巧立各种名目，向皇亲贵胄请求各式各样的接济。他在致普罗科波维奇^②的信中写道：“你到普列特尼奥夫^③那儿打听一下，看看他从茹科夫斯基^④那儿收到什么没有，我呈献给女皇的喜剧脚本应当得到什么报酬。”他还上书沙皇，托茹科夫斯基转呈，请求给他颁发一笔退職金。结果他得到五千卢布。一八四五年，经果戈理女友斯米尔诺娃^⑤推荐，沙皇又决定三年内每年发给他一千银卢布的生活费，等等。

他处理自己事务的时候往往不择手段。一八四二年普列特

① 米·彼·波戈金(1800—1875)，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莫斯科公报》和斯拉夫派喉舌《莫斯科人》杂志的发行人。

② 尼·雅·普罗科波维奇(1810—1857)，教师兼诗人，果戈理涅仁中学同学，后成为果戈理好友。

③ 彼·亚·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普希金的友人，彼得堡大学校长兼语言学教授，担任过《现代人》杂志的发行人和编辑。

④ 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俄国诗歌浪漫主义奠基人，皇太子师傅，曾利用同沙皇的关系庇护过一些进步文人。

⑤ 亚·奥·斯米尔诺娃(1809—1882)，宫廷女官，认识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许多俄国著名作家。一八三二年与果戈理结识，此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她笃信宗教，对果戈理曾产生过不良影响。

尼奥夫在致格罗特^①的信中写道：“尼基坚科^②到我这儿来了，给我看了果戈理从罗马寄来的一封信。果戈理在信中对他的百般恭维，因为尼基坚科正在审查他的文集。这种低三下四的态度真叫我脸红，现在图书审查制度居然把作者逼到这等田地；他们被逼得对审查官阿谀奉承……有朝一日尼基坚科在回忆录中把这封信公诸于世如何是好？杰利维格^③和普希金就不是这等人。”

果戈理永远是个食客，住在自己的朋友和崇拜者家里的时候，从来分文不付。波戈金愤愤不平地在日记中写道，果戈理住在他家时，对他同时还要赡养二十五个人这件事毫不理会。果戈理同波戈金狠狠地吵了一架；俩人虽然同住在一幢住宅里，但彼此不讲话，有事传字条。然而果戈理还是呆在波戈金家里不走。最后，等他终于离开之后，波戈金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一带上大门，我就划了个十字，松了一口气，仿佛一座大山从我肩上卸下了。”一八四九年，果戈理在致维耶利格尔斯卡娅伯爵小姐^④的信中写道：“我对任何人都不付食宿费。今天住在这家，明天住在那家。我也要到您府上去住，同样一个子儿不付。”

结交达官显贵对他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如今除了几位老朋友外，同他通信的人几乎都是有爵位和显要的人物：省长夫人斯米尔诺娃、托尔斯泰^⑤伯爵夫妇、维耶利格尔斯卡娅伯

① 雅·卡·格罗特(1812—1893)，语言学家，院士，彼得堡科学院副院长。

② 亚·瓦·尼基坚科(1804—1877)，文学家，教授兼彼得堡图书审查官。

③ 安·安·杰利维格(1798—1831)，诗人，普希金的友人。

④ 安·米·维耶利格尔斯卡娅(1823—1861)，米·尤·维耶利格尔斯基伯爵的幼女。曾同果戈理有过友好关系。

⑤ 亚·彼·托尔斯泰伯爵(1801—1873)，早年曾在军队中服役，后当过省长和督军。果戈理晚年最亲密的友人之一。

爵夫人和小姐们、索洛古勃伯爵夫人、列普宁娜公爵小姐、宪兵将军巴拉宾的女公子等等。朋友们在致果戈理的信中，曾忧心忡忡地向他指出豪门对他的吸引。而他对老朋友们反而疏远了。他年轻的时候曾同女邻居季姆钦科很要好。“一八四八年，”果戈理的传记作者申罗克^①写道，“果戈理遇到她时竟冷若冰霜。”

对于人世间的古道热肠抱着温情的信念——不折不扣的玛尼洛夫信念。一八四六年果戈理打算再版附有他所写的《钦差大臣的结局》一文的《钦差大臣》。他委托舍维廖夫^②和普列特尼奥夫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同时出版，并在版本上注上“赈济穷人”几个字。他相信这两个版本的销路一定很好，“特别是当人们知道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之后”。他对该剧的两位主要演员——莫斯科的谢普金^③和彼得堡的索斯尼茨基^④——嘱托道：“演出结束谢幕的时候，请你们对观众说一声，为了赈济穷人，他们愿意不愿意在剧院出口处花一个银卢布买一本《钦差大臣》。愿意多付钱的，可以把钱递给你们，从你们手里取书。”

果戈理的书信，特别是他后半生的书信，不免给人一种抑郁的感觉，极少有光彩夺目的地方，都写得多么沉闷、虚伪和自我崇拜啊！没完没了的关于上帝的乏味说教，老年人似的不管是否有人请教只顾喋喋不休的教诲。屠格涅夫说得好：“噢，如果发行人能从他死后出版的书信中删去足足的三分之二，起码把他写给贵妇人的那些信统统删掉，那他对果戈理真可谓功德无

① 符·伊·申罗克(1853—1906)，文艺家、传记作家，编有《果戈理传记材料》等。

② 斯·彼·舍维廖夫(1806—1864)，批评家、诗人、文学史家，自一八四一年起同波戈金共同主持《莫斯科人》杂志。

③ 米·谢·谢普金(1788—1863)，著名演员，俄国舞台艺术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创建人，果戈理最亲密的友人之一。

④ 伊·伊·索斯尼茨基(1794—1872)，彼得堡皇家剧院的著名演员。

量了。傲慢与贪求、伪善与虚荣、预言家的语气与食客的口吻混杂在一起——文学界里再没有比这更令人讨厌的东西了！”就连曾对《与友人书信选》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文章的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①，读了果戈理死后发表的书信都这样写道：“我对果戈理的三分之一的敬意，随着如此真诚地暴露出他本性中所有不真诚之处的书信而消逝了。”

^① 阿·亚·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批评家、诗人，斯拉夫派杂志《莫斯科人》的积极撰稿者。

果然如此。连果戈理本人也说过：“我身上聚集着各种龌龊的东西，应有尽有，每种都有一点，并且种类如此繁多，至今我还未曾在别人身上见到过。”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

一八四三年，果戈理从罗马给莫斯科的朋友舍维廖夫教授写信道：“由于脑袋的构造不同，我只能深思熟虑之后才能工作，任何力量都不能强迫我写作，更不能强迫我交出自己已经看出弱点和幼稚之处的东西；我宁肯饿死也决不交出草率的、尚未成熟的作品。请不要责备我吧。”……于是他请求莫斯科的朋友们在三、四年之内担负起他全部的日常事务，并保证他这段时期内的物质生活，使他得以写完《死魂灵》。“相信我，”他在致舍维廖夫的信中写道，“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卓有成效的工作上，我活着就是为了工作，早已把其他享受置之度外了……可五个多月身无分文，从哪儿也收不到钱……类似的情况对我来说有时简直是命中注定的：不是由于生活的贫困，也不是由于境况的窘迫，而是由于精神状态。我为此已经丧失了许多时间，为了赎回我真不知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我节省时间就像节省乞讨来的戈比一样。我的全部财产早就剩下一只小手提包和四套内衣了……如果弄不到这笔钱，那就干脆替我乞讨吧；不论什么人以什么名义给我钱，我都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又在致茹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现在我自己都惊讶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一无所

有，可并不为生活担忧，也不怕沦为乞丐丢人现眼。”

果戈理在《历史画家伊万诺夫》（《与友人书信选》）一文中写道：“现在大家都觉得，责备一个一生都像劳工一样干活、甚至忘记世界上工作之外还有其他享乐的艺术家的，指责他工作懒散、缓慢，是荒唐不过的事了。艺术家个人的精神事业是同他的作品联结在一起的——这是世界上罕见的现象……我的作品同我的灵魂和我内在的教养奇妙地联结在一起。六年多来，我丝毫不能为社会工作。全部工作都在我内心里进行，并且专为我本人进行。而且到现在为止——请您别忘记——我仅靠稿酬过活。大家几乎都知道我穷，但都认为这是我本人的固执所造成的，因为我只要坐下来写篇小东西，就能得到一大笔钱；可我却写不出一行字来。而当我听从一位糊涂人的劝告，强迫自己给杂志写几篇小文时，竟感到如此困难：脑袋疼痛，所有的感觉都错乱了，我写了撕，撕了又写，这样折磨了自己两三个月后，终于把身体搞垮了。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于是病倒在床上，再加上精神上的疾病，最后还有无法向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解释自己的处境而增添的心病，把我弄得虚弱不堪，简直快进棺材了。”他在致普列特尼奥夫的信中辛酸地写道：“现在我一分钟比一分钟更明白，为什么艺术家能够弄到大批钱的时候，竟会活活饿死。”

如果对待作家的使命稍微随便一点，便不仅不会饿死，还会弄到大批的钱。但对果戈理来说他的写作事业是真正伟大的“精神事业”。用现在的话来说，即便他想“敷衍”一下也办不到，本性办不到。他不仅不能敷衍，甚至不容许作品达到尽善尽美之前就停留在尚待加工的阶段上。果戈理永远不能偏离自己的基本要求：“创作出实质性的、坚强有力的、毫无多余和过分之处的，在最清醒的精神状态下也是最鲜明和完善的扎实作品。”

而为此必不可少的是安宁，是时间，是不赶写东西。果戈理